

一个人的青春履痕

谢鲁渤

壬辰年夏末,庆伟得知我在雁荡山,连夜从瑞安赶来,说他的散文集《向南的温度》书稿已编妥。这件事庆伟一开始就和我聊起过,我没太上心。印象中庆伟一直都是在写小说的,和写小说的庆伟交往多年,极少接触他的散文,彼此也似乎从未谈论过散文。虽然一个作者在写小说的同时也写散文是常有的事,但以我对庆伟的了解,他写散文,不会是小说创作间隙的一种调节,他的散文也不会只是一些应景之作。庆伟对小说创作的痴迷和执著,我是感触良多的,他后来很少写小说,我没有问过是为什么,当我注意到庆伟这部散文集中反复使用的一个词组“向南的温度”时,内心所产生的感觉是,现在的庆伟已不同于以往,他用行走的方式,对自己近年来的读写生涯做了一次审视,而对这一过程的记录,庆伟选择了散文。

依据我的记忆,庆伟的行走应该始于十二年前的那个秋天,他给我来过电话,说是已决定去西藏。这点在《别处的生活》一文中得到了验证。庆伟说他希望与“苍白和缺乏激情”决绝,“冲破一种困境,以新的方式给自己的生命创造另一个春天”。在随后的几年里,他行走的履痕除了西藏的拉萨、那曲等地之外,还留在了诸如云南大理、四川康定、亚丁这样一些诗画交融的地方,“多次一个人背着行

囊去西部”,在中国版图上的“拉萨、稻城、喀什、白哈巴、扬州等等……用朱笔描摹上圆圈”。他是个有别于一般驴友的背包客,他在去往成都的火车上读德国作家伯尔的小说,在西藏流连于民居、服饰、神祇乃至餐具所营造的生活氛围,用中国古代文士的精神描摹《水墨扬州》。几年的行走让庆伟获得了什么,他自己是清楚的,从《向南的温度》中许多篇章里,读者应该也不难感知。

我对散文的偏好,单篇在其质地和气韵,集子则以写作者的阅历、见识及与之相关的表述方式如何为取舍。庆伟的散文单篇可谓质地瓷实,气韵生动的似不难例举,除了上文提到的《水墨扬州》外,《拉萨谣》和《范蠡的春天》也都具有同样的品格。这些作品一点一滴得之所见,一字一句写得用心,所思所感的空间自由和纵深走向互为照应,读来顺畅、平实、不乏意味。若以散文集而论,这部《向南的温度》显然也是源自作者情感与阅历的个性化叙事,以及得之于阅读与鉴赏的艺术见地的表达。这本散文集如同一支温度表,它的每一篇、或者说每一类文字,都显示着他在不同时间空间里自我测试的结果,藉此来把握和不断调整被他自己称作“向南的温度”的信念。

庆伟的这部散文集呈扇面

状态的编选,收拢后就是他散文写作的一条主干。他写亲情,写农事,落笔沉郁;写围炉守岁,看雪踏月,云淡风轻;但表象之下流淌的信息,与《飞云江上有鸟飞过》及《愤青不减当年》中的视野和胸襟堪为一致;至于那些远行之作,其文字指向之鲜明更是毋庸置疑。当然,行走可以有目的的,也可以是无目的的。庆伟的那些远行在我看来是无目的的,至少是没有具体目的的,但他的另外一些行走,譬如去乌镇、去龙泉、去平阳坑镇的东源乡,却是有着寻访一些蜡染、制瓷和木活字印刷等民间艺人的具体目的;行走同时还可以是纸面或影像的,就像庆伟收在书中的部分阅读札记和电影随笔,尽管对不同地域和文化的探询与认知深浅不一,但多少透着那条主干枝叶的韵致。

我在读庆伟这部散文书稿的同时,也读董桥的一部散文集《旧日红》,中华书局2012年10月的版本。两者没有丝毫的关联,按我的年龄和心境,应与董著中的世事沧桑更为契合,但庆伟书稿的“温度”却像是一旁的红泥小火炉,引领我一路向南,重温那些我也曾到过的地方,读过的书,看过的电影,庆伟为之下留下的青春履痕,是他的“绿蚁新醅酒”,于我似也不失为一抹旧日红,且又更多了一份当代情怀。

难忘的两堂课

余振荣

拿到2014年挂历,第一眼看到“农历甲午年”这几个大字时,便马上回忆起了我在七、八十年前学生时代的两堂课。

八十年前,我在瑞安城南小学三年级读书。当时的国语教科书里有一篇题为《台湾糖甜津津》的诗歌体课文。内容是这样的:

台湾糖,甜津津,甜在嘴里痛在心!

甲午年,起纠纷,鸭绿江中浪滚滚。

中日一战清军败,从此台湾归日本。

台湾糖,甜津津,甜在嘴里痛在心!

全文共三段,现在只记得这第一段了。

八十年前学过的课文,现在还能记得起,背得出的确实不多了。这篇课文能在我接触到“甲午”这两个字回忆起来,我想是因为这篇课文太能充分表达当时中国人民的心声了,是我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极端痛恨和对祖国从

此沦丧了富饶的宝岛国土的眷恋之情吧!

另一堂使我

至今还能牢记不忘的与“甲午战争”有关的课,是七十年前在瑞中高二年级上物理课“关于物理学的量度和单位制”这一节时,教物理的项颀老师由于讲“量度”这两个多义多音字时,给我们讲了关于签订马关条约时的一件轶事。

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,中国被日本打败以后,清廷派出了全权大臣李鸿章到日本马关,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丧权辱国、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。伊藤博文精通汉文,在条约签订以后的酒会上,给李鸿章出了一副汉文对联的上联,要李鸿章对出下联。这上联是:

人无相,出无将,不得已玉帛相将。

此联的意思是:“中国现在内没有宰相,外没有大将,不得已只能拿财物来应付了。”讽刺、挖苦、



侮辱,不一而足!在对联中嵌入两组同形多义多音字,是很难对付的。李鸿章的文学功底也不错,在如此情境下,马上对出了下联:

天难度,地难量,这正是君王度量。

此下联的意思是说:“天是很难测度的,地是很难丈量的,这样做正是中国皇帝的度量大。”分明是割让了台湾和澎湖列岛,还赔偿了许多的白银,屈辱求和,竟打肿脸充胖子,说什么“这正是君王度量。”不过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罢了!

听了这个故事,使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,侮辱中国人民的尊严的行为,更加深了痛恨和警惕,也对这个不知耻的卖国官僚李鸿章留下了最坏的印象。国耻难忘,事隔七十多年,仍能永铭脑际,记忆犹新!

山 涧

林新荣

要是时间也像溪涧中的那块岩石就好了,它坚强地挺立着
经过的,都一一流去
流去的,都已消失
溪水的潺潺声
有时欢快
有时寂寥
有时附着蛙声与鸟语

唱出一片特有的歌
涧边的白蜡树也摇晃起来
同时摇晃的还有十几只蜜蜂
在晚风来临之前
我手里渴望有一只望远镜
透过慧眼
能窥见生活的缝隙

阅读的代沟

彭小青



女儿每次考试后拿着语文试卷回家,总发现她对阅读的不深入和不细致。再看所选文章,皆出自名家之手。也难怪,她不会读懂那个决心要在有生之年用尽自己全部爱和憎的巴金老人,更不会读懂那个在艰苦的撒哈拉沙漠依然幸福的女人——三毛。

陪她做几次语文试卷上的阅读题,读文章,各自思索,交流两种感悟。每次,她的感悟瞬间诞生,像一汪流水迅速,立可见底的,浅浅的溪水。十四岁的少女,享受父母的呵护,成长经历还很简单,内心是一张白纸。而我的感悟总是不断深入,全面,细致,颇费周折。

每次交流后,她在纸上补充进我的思想后,并不领情,反而一脸抗议:“妈妈,你和我做阅读题,简直浪费我的时间,你这样研究透彻,我哪有时间做其他几门功课呢?”她义正辞严,说得多了,也细想,我参与,她夜夜得迟睡,连累次日学习,只好悻悻然退出。

于是又生想法,陪她阅读,每天一篇名家散文,日积月累,定有感悟。却不曾料更是一件艰苦卓绝的事,单是搬动在她心里有权威的爹,共同说服,让她点头应承下来,就差点让我知难而退。以后,你在这头快乐地叫:“简宁,阅读时间到!”她在那头磨磨蹭蹭,或装作自己没听到。三番五次地催,才极不情愿地露脸。到跟前,拿过书,随意翻翻,每次挑选篇幅最短的,急急地读。一读完,书往上一抛,如释重负。转身,急急地跑,生怕跑慢一步,被你揪住。

留下一个你,还在原地,意犹未尽。

一天,读林海音《换洋取灯儿》,她照例急急读完,照例如释重负。这回,我喝住了她,她踏出去的前脚只得慢慢收回来。

“再读一次!”

“妈,我都记住了!”她苦着脸转回头。

“都记住了?”

“记住了,记住了!”她鸡啄米似的。

“好,那我问你几个问题,你若回答出来,不用读,便可以走,若回答不出,再读

五次!”

“问吧,问吧!”她抑制不住的快乐,因为有机会可以不用读。

“‘今天清室没有了’,是何意?”

“就是说钞票没有了!”

我忍不住笑,她看着我,笑什么?一脸费解。我佯装低头看书,强忍了笑意,再问。

“‘一切荣华优渥的日子都像梦一样永远永远地去了’,又是何意?”

“这个我懂!”她一脸得意,“就是说这个老妇人以前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,现在没啦,穷啦!”

“榧子儿是什么东西呢?”

“这个么,是一种植物的实质,砸碎了,浸在水里,流出黏液,可以梳头用,相当于今天的‘喷胶水’。”她忽然眼睛一亮,盯着我,顿有所悟地大叫,“妈,这个,你懂的!”

“换洋取灯儿的,有一个人,命运特别的好,是谁?”

“四大名旦尚小云的母亲,文章中写,说有很多人见识了这位老妇人的死后哀荣。”

“那‘洋取灯儿’是什么意思?”

“羊肉串儿。”她头也不抬的。

“红头儿,盒外贴着砂纸,一擦就迸出火星的,是羊肉串儿?”我一脸诧异。

“那是烤羊肉串了,还有火星!”她恍然大悟的样子。

我啼笑皆非。

“那是火柴,知道吗?火柴!”

“妈!”她大叫,“她跟我生活年代不同,我可没见过火柴,那是一种什么东东?”

我便无语。

“妈,还有问题吗?”她似乎对那“东东”还不想深究。

我说:“我对你无话可说?你还想说什么?”

她说:“我也对你无话可说。”忽然,她又突然想起来,

“有话可说,有话可说,妈,明天我想再买双鞋!”

这孩子怎么不爱阅读,说到阅读,一脸苦状,丝毫没有体会到阅读的快乐!但虽然勉强,也总算是读了,哪怕囫圇,哪怕吞枣。暗自里一丝儿庆幸,只要她肯读,只要坚持,就有积累,总有熏染。

电话: 65818102

电子信箱: 941222480@qq.com

